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中華書局

柳

文

拾

果

中
華
書
局
印
行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下
通要之部

卷
四—五

中華書局

卷四 評林上

馬班

頃閱呂月滄與毛生甫兩書，其於次第馬班，略有異同。第一書云：

仲倫先生之論文，大旨由唐宋以上窺秦漢，於漢人常先馬而後班。故字法曰：質而不俚，句法曰雕琢復朴，行文無定法，要之以跌宕自在，尤以事外遠致爲難。所忌者熟也，俗也，率易也，雖貴精深，然務精深而流於艱澀，亦弗尙也。

第二書云：

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，此童而習聞者，然雅密固文，疏澹亦未必不文。師承在近，由之而光益爛焉，則務加其膏爾。舍是而直追漢人，不數唐宋以下，彼獻吉、于鱗、仲默、元美之倫已先之，竟何如矣？執事頃所論，深有得於班氏書，以近小說家爲僞學史記之弊，誠然誠然。若陳承祚之志三國，則固以簡質勝，名物瑣碎，惟裴世期所注時時有之，其近於小說及煩蕪爲累之處，或正不免。

由前之說，宜先馬而後班，由後之說，當申班以救馬，專就文言，究應胡取？更煩言

之：前者文以跌宕爲宗，避熟避俗避率易而外，不論故軀之曰繁重，或故軀之曰雅密，皆非率先爭取之的藪。後者文須篤實光輝，不能縱而無範，徒取疏宕有奇氣，而任筆所之，將近小說家言，而與貪常嗜瑣一流無異。

之二說者，爲桐城家三百年來起伏不定之問題，迄無人焉能爲之宗主，而使趨於一範。吳仲倫固爲桐城正宗，而以與陽湖淵源不淺，勢不得追隨望溪，標孟堅而出之大門之外，亦姑於馬班間先焉後焉而已。至毛生甫源遠而流益分，爲文剗削生峭，不隨人俯仰，非桐城繩尺所能困阨，其敢於高舉孟堅職志，以不善學馬之小說形像，歸獄於桐城之支流餘裔，似爲晚清文壇不可多得之江南狂生。○

獨如右一問題，一入河東解人之手，將視齊王后之於玉連環，一鐵椎了之而有餘。蓋韓柳者、文海之鱗鯨也，真知柳者宜莫如韓，退之早爲子厚銘幽，將馬柳範爲一鑒，而一千年後，將妄由寒儉不學之方苞等，塑成班柳廢材，擲諸桐城園檻之外，豈不可笑？質而言之：子厚恰如宋晏殊之所揄揚，橫行闊步，千載一人，律之孟堅雅密而有餘，繩之子長駘宕而無不足，之二蟲，又何知？

月滄呂璜，廣西永福人，嘉慶進士，官浙海防同知。其與毛生甫又一書云：

璜蹇劣無似，以舉子業自畫者二十年，以簿書自絀者又十餘年，今齒髮衰矣，

○ 生甫名嶽生，嘉定人，道光間諸生。

所得於六經至疏淺，固未由約其旨以成文，道德之精，乃尤不能闕尋於萬分一，無所能人，自計之審，灰泯而燼滅於世，已安之，無爲用其恥矣。

此雖自遜之詞，而亦彌近於實。月滄傾心桐城，願承其緒，所接惟吳仲倫與姚春木，自認「春木間爲誦數一二，尤爲希闊，〔語見答仲倫書。〕」是月滄暮年聞道，自傷遲暮，氣概遠不如毛生甫之宏濶，故於生甫甚爲傾服云。

子厚之視班孟堅奚若

一

清末貴州黎庶昌尊齋，治古學有聲，曾分類纂輯古文辭，以示別於他同時人所號爲類纂者，並立爲說曰：

唐以前史漢並尊，自韓氏太史子雲相如之論出，不及孟堅，而馬班始有軒輊。其後柳子厚、李習之之倫，祖述其言，遂若斯文之傳，孟堅擯不得與，此與以耳食何異？獨蘇明允稱之曰：「遷固雖以辭勝，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，時得仲尼遺意焉，而惜乎其少信從也。」余謂子長網羅百代，孟堅紀述一朝，義法固自有當，未可執彼議此。且班書典雅宏贍，微特元明人莫能爲，卽唐宋諸賢，亦未有能幾之者。尊齋謂子厚繼承韓說，擯孟堅於斯文傳統之外，以吾觀之，殊大不然。通觀柳集，不

僅無一語加遺於孟堅，而且在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中，於其能傳西漢之文，凡「右史紀言、尚書、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，無不苞也」，得能者取而類之，「森然若開羣玉之府，指揮聯系，〔鈔案：聯系廖本作聯累，恐誤。〕圭璋琬璜之狀，各有列位，不失其敘」，就中推崇之意，溢於言表。夫史遷者，亦通敘史蹟，極於漢武而止耳，倘若班書不存，則自武帝以訖哀平王莽之誅，將西漢泰半四方爛然之文章，後人且無從略得其髣髴。然則舍班而獨尊史公，冒言西漢，是不啻窺趾節而謂高等巨無霸，豈不大謬？

非惟此也，宋人婁機編班馬字類，其友樓鑰序其端曰：

蓋孟堅生於東都，源流叔皮，以成信史。子長親事武帝，紬金匱石室之藏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孟堅實祖之，多用其文，不敢改定，婁君尤爲知所本矣。

由是觀之，不解班書，而欲沈浸子長趣意，殆不可得。何況婁君成書，標名班馬，而不曰馬班，意故爲顛倒以取重班書者然。是知首通班書，以仰窺西漢史事之全貌，深入史公用筆用字之內蘊，信爲不可闕少之第一步驟。否則矜言崇尚史公，嚮往西京，亦猶不累土而望成九層之臺，天下寧有是事？

夫韓氏者，亦東三傳不觀，擯儀禮不讀，用字不求切解，行文不中律令，名利紛紜，下帷時少之假斯文爾，子厚則不然。微論其入仕前，涵濡騷賦，寢饋功深，入仕後，一貶十四年，無書不讀，波瀾老成，其功力爲退之所萬萬不及。卽以班書而言，

蓴齋謂此書典雅宏贍，夫典雅宏贍者，正子厚之所企，而退之所避，試取兩家之集勤勤比勘，即無往而不然。又不廛班書已也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，既退之所自異，文起八代之衰，又後人之所追崇，至子厚雅不慕乎是。如王氏伯仲唱和集序：「若璩璩在魏，機雲入洛」；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：「退登王粲之樓，高視劉表之榻。」夫璩璩機雲，與夫王粲劉表，子厚尚且不與輕視，此正與杜甫之品第王楊盧賈，不惜假以江河萬古之號者無異，又何論乎班固？問嘗論之，退之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者，此除去三傳與儀禮，又除去騷賦及班書，則退之所讀者極爲少量，何博覽詳說之與有？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云者，班書作爲八代之首，其他璩璩機雲王粲劉表之作，更無從得入退之之目，於是以不見爲示屏，以不習爲不屑，即退之才，下於璩璩輩萬里，而遽謂其高出雲表，亦自無礙。若夫子厚則不然，凡其功與量齊，而學非外鑠，爲千載以下之人所洞見，其間並無絲毫可得假借，此與退之截然兩途，未可同日而談，蓴齋遽謂子厚追趨韓氏，剗削班書，夫亦可謂離題太遠也已。

或謂子厚答韋中立書，自詩書禮以下逮乎太史，臚列古著作殆遍，而獨不及班固，此子厚唾棄孟堅之證。曰：否，文非簿冊，有時不便一一開列者，概從包孕，此爲文之廣泛規律，學者不應朦如。答韋書所列古籍，過多則傷氣，於是提到太史，即包孕班，提到穀梁，即包孕公羊。從來學者皆知子厚殫精公穀，資其沾丐，如說者言，

子厚廬云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，然則將認爲子厚屏絕公羊矣乎？持此類捍格不通之論，何足以衡文？

二

吾嘗卽黎蓴齋「韓氏太史子雲相如之論，及柳子厚李習之之倫祖述其言，又班書典雅宏贍」等語，推衍數義如下：

一、韓氏太史子雲相如之論者何也？曰：進學解也。其辭曰：「下逮莊騷，太史所錄，子雲相如，同工異曲」，中無一字涉到孟堅，人因武斷退之意在斥班。然則其書滿家，首重六經，顧其文自始無一言及禮，此亦可謂退之排斥三禮乎？桐城之陋，一至於此。

二、柳子厚李習之祖述班氏，人因不喜柳李，遂追溯所祖而並惡之，此解似亦不易成立。蓋子厚尊班有據，習之則絕不明確，又人於柳李，看法大不相同，如歐陽永叔將韓柳易言韓李，卽於柳李之間，劃一鴻溝，凡排柳者，固未必相沿而排李也。

三、桐城斥班毀柳，自方望溪後，早成定向，相沿百餘年而至咸同之交，以桐城之情力，漢書之聲價無形騰上，柳文則不廬依然故我，且緣尊韓而摧抑加甚。如黎蓴齋誦言班書典雅宏贍，唐宋諸賢未有能幾，卻無一語推挹及柳，卽爲明證。

三

望溪毀班，隨處可見。班書蕭何列傳，全襲史公蕭何世家語，而獨增載一事如下：

立沛公爲漢王，而三分關中地，王秦降將，以距漢王。漢王怒，欲謀攻項羽，周勃、灌嬰、樊噲皆勸之。何諫之曰：雖王漢中之惡，不猶愈於死乎？漢王曰：何爲乃死也？何曰：今衆弗如，百戰百敗，不死何爲？漢王曰：善。於是望溪爲之辭曰：

班史承用是篇，獨增漢王謀攻項羽，何諫爭勸入漢中一事，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，然其事有無未可知？信有之，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，且語甚鄙淺，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。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，非謂辭無蕪累也，蓋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，其氣體爲最潔耳。以固之才識，猶未足與於此，故韓柳列數文章家，皆不及班氏，噫！嚴矣哉。

夫望溪固班柳雙擊者也，今得便借柳攻班，亦無妨姑施假途滅虢之計。此外有數義可指數：

一、何勸入漢中事，望溪謂事有無不可知？夫讀古書而如此輕於置疑，不似真讀書人家數。

二、子厚之所謂潔，界義原未確定，今望溪以爲屬於氣體，姑備一說。

三、子厚爲文，宗仰孟堅，文家類如是言，顧望溪謂韓柳均不齒班固於文章家數。夫自韓言之，不妨視班書爲起衰首代之作，至子厚何時曾薄視班固者？望溪下筆，如此謬妄。

元次山與子厚

王鏊長語紀聞云：

吾讀柳子厚集，尤愛山水諸記，而在永州爲多，子厚之文，至永益工，其得山水之助耶？及讀元次山集，記道州諸山水，亦曲盡其妙。子厚豐縟精絕，次山簡淡高古，二子之文，吾未知所先後也。唐文至韓柳始變，然次山在韓柳前，文已高古，絕無六朝一點習氣，其人品不可及歟！

元次山天寶進士，晚拜道州刺史，免徭役，收流亡，進授容管經略使，身諭蠻豪，綏定諸州，民樂其教。文章戛戛自異，一洗排偶綺靡之習。其人政治途徑，及愛民如子，無間華夷，頗與子厚相近。夫言爲心聲，兩人品既相埒，文字自亦相去不遠。柳仲塗編次唐文，推重元韓柳陸四家，而以次山居首，其獨具隻眼處，應是合政治文章爲一事，惟於陸敬輿亦然。杜工部酬次山春陵行序云：「當天子分憂之地，效漢官良吏之目，今盜賊未息，知民疾苦，得結輩十數公，落落然參錯天下，爲邦伯萬物吐

氣，天下少安可待矣。」人爲詩伯推重如此，文詞之純樸淵懿可想。吾讀次山集中諸記：如菊圃，如廣宴亭，如珠亭，如右溪，如刺史廳，如茅閣等，俱寥寥短篇，意盡言止，雖峻峭不及子厚，而朴拙過之。夫天下文之以質勝，由唐以來，堪與次山比肩並論者，殆無幾人，濟之之評，吾無間然。

子厚與元微之

子厚有詩，題爲「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」，李元二侍御爲誰？言人人殊，至陳少章之簽出，而乃論定。陳簽云：

舊注但云：是時監察御史元稹，貶江陵士曹參軍，而不悉李侍御爲何人？兼引或說：元李二侍御，是李深源、元克己，尤爲疏誤。深源克己，皆零陵遷客，與江陵無涉，又深源嘗歷太府卿，非侍御也，此所寄者，乃李景儉耳。景儉由御史謫江陵掾，與元稹同幕，稹有哭呂衡州詩，亦見集中，蓋亦呂之宿好，而景儉則尤其死友，故子厚兼寄元李二人。

少章簽出李侍御爲景儉，關係最爲重大。一、微之年輩，後於子厚，微之登科之年，卽子厚左官之歲，幾於不可能有何接觸？有死友如化光，生友如致用，從而牽涉，柳元之間，遂生連誼。二、子厚因化光之死，而寄元詩江陵，事在元和六年，迨元和十

年，子厚還京，微之於中途留詩與之，可見二者氣誼非淺。三、江陵有致用，中途留詩，亦與致用偕，處處致用爲之中介，柳元交誼，自異尋常。四、子厚哭化光一七言律，微之哭化光五律六章，單以詩論，似微之情又過之。五、順宗實錄載：叔文所最賢重者李景儉，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，叔文用事時，景儉持母喪在東都，而呂溫使吐蕃半歲，至叔文敗方歸。又載：叔文定爲死交之十數人中，有景儉名，而當時主往來傳授，及謀議唱和，探聽外事者，景儉不在其內。據此，李呂行迹，與其他黨人稍稍異致，因而兩人與微之獨有交誼，亦不同於他黨人。六、退之集中，有答元侍御書，即微之也。書言甄濟父子事，元和九年，退之在史館作，正子厚與退之往復論史官頃。

柳子厚與程伯子

吾嘗論子厚度量之大，與心氣之平，莫如與蕭思謙一書。此書吾讀之熟，又引述不止一二次，今猶願重錄後幅一段，與吾黨之士更百回誦之：

獨喜思謙之徒，遭時言道，道之行，物得其利，僕誠有罪，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？身被之，目覩之，足矣，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？果矜之，又非道也。事誠如此，然居理平之世，終身爲頑人之類，猶有少恥未能盡忘。儻因賊平慶賞之

際，得以見白，使受天澤餘潤，雖朽枿腐敗，不能生植，猶足蒸出芝菌，以爲瑞物。一釋廢廬，移數縣之地，則世必曰：罪稍解矣。然後收召魂魄，買土一廛爲耕甿，朝夕歌謠，使成文章，庶木鐸者採取，獻之法宮，增聖唐大雅之什，雖不得位，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。

就中道之行，物得其利，何必攘臂用力而矜自我出？雖不得位，亦不虛爲太平之人；之數語者，眞與天地同其大，與日月同其明，與陶淵明同其澹定，與諸葛武侯同其寧靜。凡我行道以利物也可，人行道以利我也可，二者俱無異致，俱不害爲太平之人。古來有以心太平名其室者，吾知蘇州張仲仁「一鑾」亦如是名之，苟名之而眞意之，應得宇宙間無上樂趣。

吾不喜宋五子書，偶從王白田雜著，見其與方靈皋一札稱：「程伯子有言：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，有人能致太平，我願爲太平之民。」噫！此由字面看來，何其與子厚致蕭思謙書之吻合一致也！夫宋五子眞有此氣度與否，吾不敢知，果其有之，天下將何須憂不太平者？果其有之，王雱何至求斬程顥之頭？依史實證之，所謂甲乙，當指王安石及司馬光兩派。倘其時消滅黨派爭執，將正人君子之力量，集中在一方，屏除奸慝，協力同心，從事整頓宋室江山，太平並不難致。伯子當時，應是慨乎其言之，姑不具論。吾揣白田引此，縣想有宋之政象意義小，針對靈皋之弊習意

義大。蓋靈皋豁刻成性，無往而不恭嫉，凡己不能爲，決不許人爲之。卽以詩言：彼初入京師，首以詩稿贄謁汪荅文，荅文斥之，再謁王貽上，貽上婉言以謝，最後謁劉公馥，公馥謂性不近詩，不如專力爲文。於是靈皋大恨，凡同時以詩名者，一律視爲讎敵，嬉笑怒罵，無所不至，此略通清初故實者莫不知之。如查初白，當時詩名之重，有踰球圖，而靈皋爲其銘幽，卽首敍初白不滿於錢田間，竟將己之怨毒，轉嫁於人。白田貽書其人，志存規勸，似無待言。

吾畢生朋遊中，能領略子厚遺訓，自視欽然者，殆莫如黃克強。辛亥之役，克強絲毫無居功意，「事苟有濟，成之者何必在我？」此克強頻頻於宴坐或廣衆中言之，吾於民元克強辭留守時，在民立報爲克強贈言，及最近爲回憶辛亥寫稿，述吾與克強訂交始末，均未忘述及此一刻骨語，今爲柳文指陳義理，又牽聯及之。

思謙貞元七年第進士，比子厚先兩年，年亦當略長，書作於元和四年，思謙拜右拾遺，旋遷右補闕，未見所謂當官行道。穆宗初，拜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行道始有可言，而舉爲子厚所不及見。夫思謙、牛黨也，與思黯都有意致天下於太平，文宗曾以天下何由太平？嚴詰思黯，思黯慷慨奏曰：「臣等待罪輔弼，無能康濟，然臣思太平亦無象。今四夷不至交侵，百姓不至流散，上無淫虐，下無怨讟，私室無強家，公議無壅滯，雖未及至理，亦謂小康。陛下若別求太平，非臣等所及。」吐言平實，亦自無

失相度，惟思謙亦然。史稱穆宗乘章武恢復之餘，兩河廓定，四鄙無虞，而思謙與段文昌，屢獻太平之策，以爲兵以靖亂，時已治矣，不宜黷武，於是國家有消兵之失，而河朔復亂。凡此皆牛蕭志大識淺，卻非胸懷奸惡所致，元微之連昌宮詞末云：「努力廟謨休用兵」，正牛黨得志時想望太平之反映。尋子厚沒後二三十年間，牛李之爭正烈，思謙曾與張仲方共駁李吉甫諡議，招致左遷，此猶憲宗末期事，爲子厚所及聞，倘子厚幸而起復登朝，壽與牛蕭相埒，位於二恨對峙之中，依違質劑，正不知身被目覩之景象何似？書此懔然。

思黯之頌忠賦，爲子厚錄存於非國語中，吾雖不信有此事，然思黯年少才俊，曾爲子厚稱賞，則實際可能性甚大。又子厚與趙郡李氏之交舊，由子厚向吉甫獻文奏記看來，氣誼不爲不深。牛李之間，夾一子厚從中旋轉，應多少有所裨補，凡此皆懷舊思古中之無聊想像，總核唐宋朋黨之膠結難解，焉禁擲筆三歎？

歐陽永叔輕柳

一

宋初文章形式，始專重韓退之，穆伯長起，韓柳並重，歐陽永叔大有抑柳之意，唐文不標韓柳而易稱韓李。茲舉其次第如左：

尹師魯河南集序

范仲淹

予觀堯典，舜歌而下，文章之作，醇醪迭變，世無窮乎！惟抑末揚本，去鄭復雅，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。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，韓退之主盟於文，而古道最盛，懿僖以降，寢及五代，其體薄弱，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，髦俊率從焉。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，有文於天下者多矣，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，獨步當世，學者刻辭鏤意，依希髣髴，未暇及古也。其間甚者專事藻飾，破碎大雅，反謂古道不適於用，廢而弗學者久之。洛陽尹師魯，少有高識，不逐時輩，從穆伯長遊，力爲古文。而師魯深於春秋，故其文謹嚴，辭約而理精，章奏疏議，大見風采，士林方聳慕焉。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，由是天下之文一變，而其深有功於道歟！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，後中拔萃科，從事於西都。時洛陽守王文正沂公、暨王文康公，並加禮遇，遂引薦於朝，寘之文館。尋以論事切直，貶監郢州市征，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，屢更邊任。遷起居舍人，直龍圖閣，知潞州，以前守平涼日，貸公食錢於將佐，議者不以情，復貶漢東節度副使，歲餘，監均州市征。予方守南陽郡，一旦，師魯舁疾而來，相見累日，無一言及後事，家人問之，不答。予卽告之曰：「師魯之行，將與韓公稚圭、歐陽永叔述之，以貽後代，君家雖貧，共當捐俸以資之，君其端心靖神，無或後憂。」師魯舉手曰：「公言盡矣，我不復云。」翌日，往視之，不獲見，傳